

中倾注了师父多少承受与付出啊，这不是几句话就能表达的了的。在得法之前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常人，正是因为有了师父，我的生命才有了意义。我真的非常的自豪，我常常对别人讲：我有一个慈悲伟大的师父，我知道我的师父是谁，我为什么这么幸运呀，我特殊吗？不！法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谁都是这法造就的，只是每个人信与不信的问题，也就是观念转与不转的问题，如果观念转必将神迹现。

合十！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特刊
神在人间
(三)

二零一一年
三月十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 eo@aatt.co 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神在人间.....	1
一个严重脑瘫人修大法中的奇迹	1
正念让劳教所大门大敞四开	11
同修别哭 有师在 有法在	13
被撞的变了形的我炼功后迅速康复	14
心想事成	17
使用神通 不动人念	19
发正念讲真相 迫害化为乌有	22
我碰到的神奇事又何止这些	29

神在人间

明慧周刊特刊 | 征文选登（三）

一个严重脑瘫人修大法中的奇迹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在人世间我算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是在整个宇宙中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生命了，因为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赐予的，法轮大法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与生命存在的真正意

义！

在修炼大法之前，我是个患有严重脑瘫的人，在生活上不能自理，需要家人照顾，语言表达能力很弱，几乎是无法与人沟通，见到我的人都会流露出异样的目光。我当时就象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那样：“人家看那个大傻子，都会骂他：你这个大傻子。”也因此我没有上过学，也没有任何朋友。随着年龄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悲观，把自己封闭起来了，许多年都不接触外界，但内心依然很痛苦，因为看不到自己未来有什么希望可言，只看到由于自己的存在给家人带来的负担，于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思想中一直都有轻生的念头。

一九九七年看似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有缘阅读了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虽然认字不多，但在家人的帮助下已经学会查字典了，用了三天时间一口气把《转法轮》读完了，可当时悟性很低，思想干扰也很大，心里知道法轮功很好，可是自己并没有修炼的想法，一个是因看到师父说危重病人和四肢不灵的人不收，再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看到师父《转法轮》里的照片时内心是害怕的，我知道自己的思想和大法所要求的做好人的思想标准都不符合，所以不敢修炼法轮功。

一段时间之后我身体状况变的更差劲儿了，家人很着急，给我吃药也不好使，后来同修和我说，你只有修炼大法这一条路可走，别无出路了！当我犹豫着再次翻开《转法轮》，面对师父的照片时，我看到师父在微笑着看着我，我心里感到很踏实也很温暖，先前那种恐惧感消失了！没想到两天后我身体所有不舒服的症状也都不见了。

一、不老的容颜

修炼大法已有十四年了，可我还没有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呢，五套功法我只炼了第五套静功，动作还做不完整，但是当我按时去炼功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全身象火炉一样的热量，而且在这些年修炼当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的容貌和实际年龄发生了很大的差距，三十五岁的人了看上去就象二十六、七岁。

每当不熟悉我的人得知我的真实年龄之后都会感到很惊讶，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与同修都不会错过讲真相救人的机会，我们会借此机会把修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同时揭

修的鼓励，我才写的这些。我要写的内容是，师父的浩荡佛恩和大法的法光普照。这里面没有我个人的东西，因为我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在写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许多人心掺杂在其中，但我真正的要表达的是师父对我的慈悲呵护。我写的每一件事都是千真万确的。决不会无地放矢的写着玩，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是要负责任的。

记的刚得法时我力大无穷，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做任何事都是得心应手的。看到水泥楼板我就要去把楼板搬起来玩玩。天哪！我竟然搬得动三、四百公斤重的楼板。我不知怎么回事。同修告诉我说：那是师父给你的鼓励，是给你修炼用的而不是给你显示或取乐用的。噢！原来如此。在恢复正常后，我又问同修：为什么那神力又没有了呢。同修说：不是没有了，是师父给你锁起来存放起来了，省得你整天沾沾自喜的。噢！是这样啊。

在学法时有不明白的地方或不懂的方面，我经常是直接提问。问谁呀，当然是直接问大法啦。神奇的是，大法中的佛道神就会直接与我沟通。

我这个人有个丢三拉四的陋习，一次把同修送给我的一台MP4给弄丢了，别提有多懊悔了。我把这事讲给同修听，同修说：那是你的只听你的，你可以发正念让他回来，一定能行。于是我就发正念让我的MP4回来。一星期后MP4静静的躺在原来丢掉的那个地方了。打开一看，里面的大法内容全部被删除了，内容全是流行歌曲。于是我又发正念让MP4里的流行歌曲离开，让大法内容回来。半小时后当我再次打开MP4时神迹出现了，里面的流行歌曲没有了，又是以前的大法内容了，这件事在我们本地区影响也较大。

目前我有幸参与到营救同修的行列中来了。说是“营救”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把这样机遇给了我们，让我们成熟，成就的还是我们自己，参与者不是在付出，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收获。每当我心性不到位时，明显感觉到师父在把我的心性往上提，往上提。这种感觉是那么的真实，真切。这不是用笔就能表达的了。在这里我只能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想说、想写的真的有很多很多，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把我从地狱中除名，把我洗净，把修炼的因素全部给了我，教我从一个好人开始做起一直到学会做一个觉者，过程

刻了。到此时我仍没分清旧势力是怎么回事，没有认识到要全盘否定一切迫害。心里想，人总有一死，早死晚死是一样的，要我违背良心道义痛苦的活着，还不如早点死了的痛快，再说我死时还能坚守着大法，也没啥可遗憾的了。我的许多亲朋好友有许多已明白了真相，有的已经得法，有的已在修炼了，心中也没啥可牵挂的了。想到这，我笑着对警察说：行！同意交易，谢谢你成全我。最后让我象个大法弟子的样子离开吧。

于是我就当着他们全体警察的面盘腿立掌，正念默念正法口诀。那一刻我感到自己高大无比，心里坦荡无比。我终于明白了“放下生死就是神”。在场的全体警察都笑了，他们几个上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谁要踢你呀，走吧，你抄与不抄从此跟我们没有关系。

在魔窟里，师父为我承受的，付出的岂是寥寥数语所能表达得了的，如果不是师父，我的生命早已走到了尽头，这是我能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更多更多了。为什么我仍能活着，为什么我能碰到这么多神奇事，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信师信法，无论什么都动摇不了我的正信正念。所以我才能走到今天。

***找回损失的时间**

结束了九死一生梦魇般的劳教后，我终于平安的回到家中。我必须立即补上在两年中失去的时间和损失。我努力学法，在学法时我明显感觉到，整个人只是个壳，而真正学法的是壳里面的我，太神奇了。在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时，我看到的结果是，师父在电视机的外面在给我讲法，我分不清是我到了广州讲法的现场，还是师父来到了我家中，太玄妙了。

从劳教所回来时，被中共邪党警察迫害的不能走路，头发没长全，还秃了一片。经过学法炼功，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全恢复了正常。认识我的街坊邻居，亲友同事从我身上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纷纷赞同大法，有的主动找我做三退。

***力大无比……**

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碰到的神奇事又何止这些。有许多奇遇正在被渐渐淡忘，是明慧网发出了通知，让大家把修炼中的神奇事写出来告诉世人从而弘扬大法。再加上同

露中共邪恶的谎言，同修讲真相，我在旁边默默配合发正念，有时候在一个问题上同修没有和人家讲明白我也会补充说明，说到讲真相救人的事情了就要提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另一个神迹了。

我得法修炼后几乎没去过几次炼功点，一直都是一个人学法的，在九九年邪恶迫害大法之前我把大量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通读《转法轮》，在不知不觉中师父帮助我恢复了语言表达能力了，已经可以自由的与人沟通交流了！我也不再惧怕陌生人了，虽然在生活上我还需要家人的照顾，但亲戚朋友都说我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也通过同修讲真相明白了大法是好的。

二、走上天安门证实法

我一直都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够站在北京天安门上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条幅，也能喊出内心最想说的话：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功清白！可是心里老是顾虑自己行动不便而迟迟没能走出那一步，直到二零零一年我才与同修突破家里重重阻力和怕心一起走上了北京天安门证实法，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出现了几次神迹，使我们在危难中都能够化险为夷的闯过来了！

走到天安门一看那里真是人山人海的场面，有不少警察和便衣特务，我站在金水桥上犹豫着没有动，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就默念师父经文：“生死非是说大话 能行不行见真相”（《心自明》），然后自己接过同修手里的大法真相条幅转身走向了人群，看到我拿着大法条幅的人们都自发的给我让出一条路。当时同修一直在后面跟随着我往前走，我们都看到有一个警察是从我对面走过来与我擦肩而过的。

从我打出条幅那一刻，到走下金水桥走出人群一段距离后，同修又把真相条幅收起来，整个过程中我的思想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让更多人看到“法轮大法好”的条幅！

打完条幅后思想才反映过来刚刚警察就是从自己身边过去的！但神奇的是游客都看到我和真相条幅了，只有恶人没有看到！

对于我这样一个弱不禁风、走路被人撞一下都会摔跟头的残疾人，能够走到天安门去，能够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向世人及所有宇宙中的生命证实大法，都是师父和大法给我的力量，是常人做梦都不敢想象的神奇！

三、两次正念解体病魔迫害

1、骨折与身体大面积淤血半个月后痊愈

家人知道我去北京后很震惊，也吓坏了，回家后家人很生气，我父亲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控制无理智的用木棒毒打我三个小时。虽然师父说的是那些被另外空间邪恶生命所控制的警察和管教人员，但当时我父亲表现出来的邪恶程度也是一样的，在毒打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正念否定邪恶旧势力的一切迫害形式，而是认为这可能是我应该承受的业力和需要面对的生死关（那时对法理的认识是有误区的，没有完全分清楚九九年之后已经不是个人修炼阶段了，而我却把这种邪恶生命利用常人对大法弟子犯罪行为还一味的忍受，其实内心是没有真正的为那个可怜的被邪恶利用的常人的未来着想。），直到最后实在忍受不住了才想到求师父！心里对师父说弟子就只有这么大的忍受力了，求师父帮助！这一念出来后我父亲真的就停止了对我的疯狂迫害。

我那时倒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主元神有脱离肉身的感受，那一刻没有疼痛感，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很微弱距离自己很遥远。但思想意识还是清楚的，我告诉自己不会有事的，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在管我呢。等同修看到我的时候才震惊的发现我全身皮肤几乎是黑色的，脸色苍白，同修哭了，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因同修看到我身上被迫害的程度很担心，是对我还有人的情）。我拒绝了去医院的建议，身体开始有疼痛的感觉了，晚上睡觉全身都会疼痛难忍，心里想着“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

第二天看到脚脖子肿起来了，自己的鞋子根本就穿不进去了，全身还是疼痛难忍，但是我发现只要双盘打坐，疼痛感马上就没有了。把腿拿下来后依然会感到全身痛。这样我除了白天和同修配合去营救被绑架的同修之外其余时间就几乎都在打坐了，我父亲把我打成重伤后看到我还和同修到处跑就告诉我不要再出去走了，不然脚脖子会留下后遗症的，以后走路很可能腿会瘸（父亲看到他打我那么狠都没能叫我放弃大法，所以他也就不管我了）。我当时没想别的，只想到同修需要配合，我不能呆在家里等着，而且我发现我只要走出家门疼痛感就会消失了，虽然脚脖子肿的很大，但走路和上下楼却一点都不觉的痛，只是一回到家里才会感觉全身

也知道，是你的师父在帮你，人是根本过不去的，只有你们真正的大法弟子才能过得去。这就是入所队的一位警察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话。

*成千成万遍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四大队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那些被中共邪党彻底洗脑的警察和那些被警察精心物色到那里担当夹控任务的打手们，无论用任何语言也无法形容得了他们的恶毒程度。他们为了奖金、提升和减刑对大法弟子动用了古今中外都闻所未闻的酷刑来折磨大法弟子。

刚到四大队，邪党警察为了达到他们想要的罪恶的目标，逼着大法弟子抄写邪党污蔑大法的文章。我当然拒不服从，他们从刚开始的不让我睡觉，到后来的迫害，逼迫我蹲在地上，每天二十小时不准动弹。他们迫害的手段一直在升级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是怎样过来的呢。首先是我不能再让师父为我承受了（当时我就这样认为的）。我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每天白天晚上的成千成万遍的念。真管用啊！

几个月过去了，他们看没有效果，就决定对我动用电刑，他们把我关在大队部的一个黑屋子里，五名警察穿戴着用绝缘材料做成的衣服和手套，他们用高压电流在我身上进行了长达近一个小时的电击，高压电流吐着蓝色的火焰发着吱吱的响声，屋里弥漫呛人的焦糊味，原本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一会儿的时间就全部烧焦，浑身全部被烧焦了。可是呢，我没有太多的痛苦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呀。从他们对我使用电刑时起，到电刑结束的全过程中，我一直没停止过正念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罪恶的目的地又一次失败了。虽然我身体伤痕累累，但心里是轻松的，因为我心里根本没动。在那环境里我竟然会自豪，那种自豪来源于法，而且又是那么的真实，真实的触手可及。不修炼大法的人永远永远都无法想象。

*生死抉择

几天后他们又把我关进大队部去了，其中一个警察曾虐待过很多大法弟子，经他手被他打残打伤的就有好几个大法弟子。他对我说，我们做个交易吧，你蹲在墙角处，我用这警靴在你脸上踢十下，从此我们不再让你抄东西如何。你要不敢呢，你就去抄，怎样。这时我知道已到了生死抉择的时

如果写了师父的署名，他们会把师父的署名和珍贵无比的法当回事吗，不写呢他们又在跟我要，而且我也答应他们了，写呢又是写在卫生纸上的（看守所没有写字用的纸），再说我也不想把师父的署名留在那个环境中。怎么办？

我在思考着这严肃的问题。就在这时在我的天目中出现了一行字“大法弟子抄”，五个闪着光芒的大字映在了白色的墙上，我看得真切。在那环境中能得到那样的鼓励，那是啥心情，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慢慢恢复平静。修炼中我又一次见证了师父时刻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的真实神迹。只是自己的心不正才招来的这场魔难，此刻我对修炼好象有了新的认识。

*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睡觉而你的精神会这么好？”

修炼中对我而言最难去的就是怕心，怕心是旧势力灌输在我观念中的物质，在分不清什么是旧势力，什么是旧势力的安排之前，要突破怕心，简直比登天还难。还有就是劳教所里的那些中共邪党培养出来的警察，他们的思维和任务就是酷刑折磨，强迫转化坚定的大法弟子。中共邪党警察还可以肆无忌惮的任意指使其他犯人充当夹控与打手，允许他们可以采取更加毒辣的手段来折磨我们，一方面供他们幸灾乐祸，一方面给他们创造效益和创造提升机会。他们迫害我们的手段通常是白天逼着我们无休止的训练，做操。晚上从不给一点点的时间睡觉，经常是一晚上一直站到天亮（除非答应他们转化）。刚到劳教所不知怎样做，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度日。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正在慈悲的看护着我，可是我怕呀。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有每天白天晚上的在心里呼唤师父，就这样一遍遍的师父，师父，师父的呼唤着。

在经过了那段看似很短、在感觉上觉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有一天入所队的一名警察找我去谈话了。警察问我来到这里多长时间了。我说四十多天了。他问睡过多长时间的觉了。我说从未睡过。他又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睡觉而你的精神会这么好？经他这么一提醒，我一下子醒悟了过来，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原来师父一直在帮我哪，在那段时间里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啊。我除了流泪无法回答警察的话。

接着警察又说，你明天要离开入所队要到四大队去了，面临你的将是更严峻的环境，希望你能做好，其实你不说我

还是痛的。这让我更加明白了一层法理，我走出去与同修配合的时候身体不觉得疼痛是因为师父帮助我减轻业力了，因为我当时的思想是为他的，而不是为私的！在家里还会感觉到难受那是在消业，也只是叫我承受那么一点点而已！师父把我身体上黑色的淤血在慢慢的往下推，最后推到脚趾的时候，十个脚趾头就好象是玻璃弹球一样透明的，半个月的时间身上的淤伤消失和脚脖子恢复正常了。

2、正念解体干扰

二零零九年的冬天我和母亲去洗澡的时候发现腋下起了一些水疱，腿上也出现了个别的小红点，我那段时间就感觉到腋下被衣服磨的有点疼，但也没当回事，只把它当作是单纯的消业了，虽然同修有提醒我应该发正念否定它，可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我做三件事呀，腿上起的小红点也不痛不痒的，所以一直都没有在意身体上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可是，我做梦也想不到后面还有更大的魔难在等着我呢。

那天晚上我和同修在一起学法的时候我突然间因为同修的一点小问题而出现大笑不止的现象，之后的几天在集体学法时都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同修很严肃的问我为什么不控制自己的情绪，根本就不值得笑的事情我却笑的停不下来，表现出来的情况就是精神失常的症状。而且只在小组学法时才有此状态，当时我真的产生了恐惧心，因为当我被另外空间邪恶生命迫害大笑不止的时候思想并不是混乱不清的，我只是很难抑制住那种狂笑的物质因素。我能够真切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另一个邪恶生命控制了，所以在狂笑的同时我内心也因为抑制不住它那股邪气而难过的眼泪也止不住的流，心中想到自己在小组学法的时候起到了干扰大家学法这是何等的大事啊，直接就是魔的表现。想到此我又忍不住大哭起来，可是我发现我在难过痛哭之后那种邪恶狂笑的现象马上又爆发了。同修们看到我又哭又笑的失常状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我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不管自己哪里存在不足都不能承认邪恶的任何迫害，同修都在帮助我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几天后不正常的现象渐渐消失了，但是我当时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情绪失常这么严重的问题。

一个多月之后腿上起的小红点已经连成一大片了，大面积的皮肤变成了黑紫色，而且小红点已经蔓延到手背脚背上

了，看起来挺吓人的，可是始终都是不痛不痒的，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所以我始终都没有重视它的发展。同修看到我身体的情况后都很吃惊，问我为什么不重视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很严肃的叫我一定要向内找，是不是有什么人心没修去才会被邪恶生命钻空子迫害的，并且再次帮助我发正念全盘解体一切邪恶生命对我身体的迫害，还告诉我即使我当时还没有找到自己行为上哪里做错了的情况下也不能承认这种迫害，绝对不能再认为这是消业的问题了。

看到同修很严肃的针对我身体上出现的问题时，我才意识到问题可能很严重了，但是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就在我们针对它发正念的时候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只要我的思想意识一想到针对它发正念时，身体上马上就会感到奇痒难忍，那种难受的滋味使我根本就坐不住（平时一直都有在发正念解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可是我身体上都没有任何反应），而这一次直接针对我身体出现的问题发正念时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强烈的反应，能够感觉到那个邪恶生命在疯狂的阻挡我发正念，我当时在震惊之余也产生了怕心，思想里反应出一些曾经认识的被病魔夺走肉身的同修（他们的修炼状态并不好，还不能完全理解师父正法的真正意义，甚至还有抵触的思想在，所以才会被邪恶生命迫害夺走肉身的），我知道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也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就尽力排斥邪恶生命强加给我的东西，虽然发正念坐不住我也不管，思想里一直在默念正法口诀，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念，同时也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师父，我的去留由师父做主。一个星期后皮肤上黑紫色已经褪去一半了，那种奇痒难忍的滋味也减轻了一多半了，同修和我再一次见证了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与大法的超常神迹。

对于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迫害问题，我当时还没有找到根源，同修提醒我回想一下那段时间里自己做过什么不符合大法的事情，结果找来找去还是感觉不对。师父看我实在不悟就点化同修，叫同修看到我桌子上放着的一份残疾人鉴定等级的表单，那单子是我和家人两个月前补办的（我残疾证上早年别人在没见到我本人的情况下给随便填写了三级），零九年社区通知我家人带我去更新残疾证件时就一再要求我家人借着这次更新证件的机会帮我从

瞬间就明白了我得到了什么，我激动的对同修大姐说：“你相信吗，我的整个生命比不上这书里的一个字。”多少年过去了，第一次接触大法时的情景依然清晰的浮现在眼前，无论在以后的个人修炼中还是在魔窟里遭受酷刑时，还是在困境中营救同修的时候，每当我想到那一幕都会热泪盈眶，师父那慈悲又饱含期许的目光常常使我充满正念，鼓励着我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去除邪念**

在修炼的初期不知如何修炼，每天都有许多问题需要同修帮我解决。辅导我的是一位美丽漂亮的女同修，年龄与我相仿。从小在苦中泡大的我，从未体会过被善良包容的滋味，时间久了就产生了功友情，其实就是色心起来了，也就是邪念暴露出来了。一次在与她单独交流时，内心早已想入非非了，这时她拿来一本《法轮功》给我，打开书我看到了书中有一张师父一家人的合影。这时我又一次看到了更神圣的一幕，师父又一次在照片的外面正在严肃的看着我，那一刻我明白了。法中明明白白的在告诉我，师父是以言传身教的形式在慈悲救度着我们，告诉我们人的准则只能是一夫一妻一个家庭，超出这个范围就不配做人了，想入非非者不配得这神圣的大法。当时我震撼的了不得，我立即向师父认错并求师父帮我去掉那肮脏的思想。就在同时，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了，一个由业力和肮脏思想构成的，象我形像的，一个黑色的人影，从我的身体中被打出去了，我感动的无法用任何语言能形容当时的心态，惊得我差点就回不过神来。从那时起我发现色心没了，我知道那完全是师父把我从那一关上推过来的。

***“大法弟子抄”**

我由于学法少很多法理不清，很多执著心、人心意识不到，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被本地六一零迫害，后来又被非法关押和非法劳教。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那段日子里，每天和其他人一样，被奴役和干苦活。在那艰苦的日子里，我最高兴的事是给其他人讲大法的美好和善恶必报的天理。一天有人提出让我写一些师父讲过的法给他们学习学习。我当然愿意啦。于是我就准备写一些，我把自己认为他们能理解的经文和《洪吟》抄给他们，写着写着就出现了问题。最后的署名怎么写呢？如果不写师父的署名好象没有法的威力，

呵呵，雷也听我的。那个年代还有一种神奇的天象，就是天上常常会出现“龙挂”现象，什么是“龙挂”呢，就是大白天的天上突然会出现一片云，那云在天上一下子就变成龙的形状，龙尾掉在湖面上，龙身在云端里，紧接着巨大的水柱就从湖面倒流到云端里去了。大人们看到“龙挂”时都从外面往家跑，我看到“龙挂”时就从家里跑出去看，神奇的是每一次“龙挂”的地点都一样，经过的路线也是同一条路线，就是每次都从我们村庄上空经过，有好几次我都看到了龙，龙有好几种，颜色各异。龙经过的地方都是狂风大作，可是一到我们村庄上空时狂风就停止了，等过了我们村时又狂风大作了。有一次我对父母亲说我亲眼看到了龙的事实，父亲把我打了一顿，同时规定我不许把看到的讲出来，不许我再出去看“龙挂”。我不知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怕我出危险吧。后来不知为什么“龙挂”现象就越来越少了。

***寻找**

在那个特别贫穷的年代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十七岁那年我离开了家乡到外地谋生，虽然生活极其艰苦，但大家都一样也就不觉的苦了，可是我内心很空虚，没人懂我。我阅读过佛教经书，《周易》，《旧约》、《新约》，《西游记》等书籍，我知道那些东西只是人类的文化和理论，与我内心想要的可不是一回事，我在寻找人生的目标与真谛，可是没人告诉我。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当我从电视新闻里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时，童年时代曾看到的一些景象又一次重现在我的眼前了。我知道这法轮功非同小可，可是上哪儿去了解呢？我不知道谁是法轮功修炼者，几年时间里也没人告诉我法轮功的真相，尽管这样，我对法轮功的向往越来越强烈了。

***得法**

二零零二年的一个春天，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无意间听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与别人讲真相，我便主动的去了解，那位同修大姐简单的给我讲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我深信不疑，我迫不及待的问她有没有书看，她说有，并答应请一本书给我。几天后当我打开宝书《转法轮》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张三维立体的师父的照片（其实比三维立体图像更清晰），就是师父直接在照片的外面正在慈悲的注视着我，我

新申请一份鉴定残疾等级的表单，他们说我的残疾等级应该是一级，平时还没有这样更改证件的机会呢，而且等级高低直接牵扯到我个人以后所得到的利益，所以家人希望我能配合他们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只是走个形式而已，一说去医院我就拒绝了，因为我是修炼人，没有病，从修炼大法后就与药物没有任何关系了，更不要说是去医院了。可是回家后心里还在想着这个问题，我当时觉的不去从新办理等级鉴定也还是要更新残疾证件的，只是不用去医院检查身体了，可我又觉的去从新办理等级鉴定也不算我弄虚作假呀，而且现在这个社会的人有几个会主动给老百姓好处的呢（是指邪党机构，那时的思想已经是常人了）。我和同修说了自己的想法，同修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很清醒，另外空间邪恶生命看到我思想不在法上就更加邪恶的给我思想造成一种错觉，让我觉得这个好处可能是师父安排的，却忘记了师父讲的“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转法轮》）。我就是因为思想偏离大法了才和家人去了医院，而且安排鉴定残疾等级的地方竟然是精神病院，至此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出现情绪失常的假相，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已经偏离大法了，已经很危险了（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把等级表单撕毁了）。

四、兑现誓约

下面这一段证实法救度众生所走的路程都是作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师父和大法给予我的超常能力表达出来，因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只要我有那样的愿望师父就给我安排那样的机会去做成了。

1、学电脑

从北京回来后一段时间里我和同修都很难看到《明慧周刊》，师父新经文也不能及时看到，有时师父一份新讲法要传递很长时间才能看到，那时候为了能够保留一份师父的讲法同修就连续几夜抄写下来，救人的资料就更是没有了，我们心里很着急，所以同修和我商量能不能我们自己买个电脑，这样就可以上明慧网及时看到师父的讲法和周刊了，对救人会更有力量。我觉的同修说的对，于是就和同修突破重重干扰在师父的帮助下买了电脑，看着桌子上的电脑我觉得那个画面很熟悉，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那个梦中的场景（在梦中我一个人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放着电脑和其它设备，可

是我却不会使用，正在着急不知怎么办的时候梦就醒了）。

真不敢想象梦里的场景竟然会出现在眼前了，我知道这可能是师父在鼓励我，因为我站在电脑前的那一刻心里还在犹豫，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这份神圣的工作。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电脑，也没有任何文化基础（当时的认识是人的认识了），而且对于双手残疾的我来说真的有点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那几天我都没敢碰电脑，同修一直在鼓励我认为我一定能够行的，只要是大法弟子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听了同修的话后我放下了一切心理障碍与人的观念，第一次用脚试着挪动鼠标点击桌面图标，又试着在键盘上打字（我当时是不会打字的，电脑在我头脑里是一片空白的）。

那时身边没有懂技术的同修，所以我当时还不会上明慧网，可是就在我刚接触电脑网络半个月的时间先后认识了两个常人朋友（他们都是电脑技术员级别的，我在那一段短暂时间里和他们学习了许多电脑基础，几乎是手把手的教我，通过接触我也和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他们也都知道了我是大法弟子）。

就在我学习电脑的同时，师父安排了同修去外地专门和技术同修学习了如何上明慧网的方法，同修回来后按照技术同修教的更换了杀毒软件和防火墙软件，然后就使用同修送给我们的U盘里的“小鸽子”上明慧网了（当时我们和同修学习上明慧网条件还很有限，同修只是把如何使用破网软件，如何安装杀毒软件及防火墙的方法简单的记录成文字拿回来后我们自己再实际操作）。

记得和同修第一次上明慧网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法轮大法明慧网字样和右边师父在山里静坐的照片时我们都激动的哭了，内心真的有一种在外漂泊了很久的孩子终于回归了家园的感觉！

上网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为周围其他同修及时提供了师父的新经文和讲法，《明慧周刊》，还有其他各种真相资料等，《九评共产党》出来以后我和同修又增加了制作《九评》书籍，在过新年的前后我们也会做一些精美的护身符提供给同修走亲访友时讲真相使用。我们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同修们都能够走出来证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形成整体共同在法上提高，跟上师父正法进程。

零八年新年期间同修专门去外地同修那里询问有没有神

几个月而且越来越厉害，最后到了大便失禁的程度，拉出来的是鲜血、大便混合的东西，每天要换几次裤子。肛门与膀胱痛的日夜坐立不安，甚至出现两眼昏花看不了书，整个人又瘦又黑。家里人以为我旧病复发（现代科学诊断的癌症），真的是到了要走的时候了。

我修炼十四年来从来没有“病”的概念。我心里非常清楚，肯定是哪里有大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了。当时在找不到致命的因素时，我就死死坚持三条：（一）信师信法我没有病；（二）排除一切干扰，整天学法、发正念。邪恶使我看不见或没有精神看书时，我就想尽办法听、看师父讲法；（三）大法弟子该做的我不顾一切，力所能及的去做好，从行动上彻底否定旧势力。同时与同修专题切磋向内找，不断依法归正自己。在师父慈悲点悟与加持下，我经过近四个月时间终于挣脱旧势力魔掌，恢复正常。

修炼大法的美妙真是写不完道不尽啊！我永远感恩师尊给予的一切，对师尊的无量恩德与慈悲苦度更是无法回报，唯有精进再精进，直至圆满随师还。谢谢师尊！

我碰到的神奇事又何止这些

——观念转 神迹现

文 / 江苏大法弟子 正行（化名）

*童年奇遇

我小时候天目就是开的，七十年代初大家都很穷，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灯，煤油还是计划供应，只够一盏灯的用量。我家人多，照明就没我的份了，一到天黑我就自觉到黑暗的屋子里去了。父母夸我乖，其实他们怎么能知道我到黑暗的屋子里是去看只有我自己才能看到的景象去的呢。天目中看到的那些花，图案和许多飘来飘去的东西简直美妙极了。尽管当时我只有六岁，但我知道看到的那些东西是不能讲的，如果讲给别人听了，就再也看不到了，所以也就一直没给任何人讲过，那样的状态持续了二年的时间，后来慢慢的就看不到了。那二年时间里所看到的和所接触到的东西，让我为后来的得法，奠定了基础。

我从小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看，喜欢听打雷，每次打雷时就特别兴奋，心里想，雷啊，你在我身边多打几个吧。有时雷真的就在我的身旁多打几个，甭提多得意了：

强大的正念。

到了我写标语的现场时，警察指着墙上“天灭中共邪教。快退党团队自救”标语说：“这是你写的吗？”我以平静的心态指着标语，对三位警察解释说：“是我写的，这不是反动，而是事实真相。共产党贪污腐败、否定‘真善忍’、迫害信仰、践踏人权，触犯天条还不应该遭报吗？”他们不好回答什么，只是呆呆的看着我。我继续说：“天灭中共不是指人，而是指共产党这个邪教组织。你们要保平安，快退出来吧……”

大约持续了五分钟，其中一名头头说：“我们已跟踪你好久了，你从那边写到这里，何苦呢，今晚你回去，以后不要再出来了。”我站在原地目送他们上车，他们上警车时，我又追上几步喊道：“记住法轮大法好。保平安得福报！”我望着远去的警车心想：“师父慈悲，也许这三名警察得救了”。

夜幕中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双手合十，难过的说：“师父啊，对不起！是弟子做的不好被另外空间邪恶钻空子了，让您操心了！”

一天，我在街上发资料被恶人构陷绑架到派出所。我没有丝毫怕意，一个劲的向内找被绑架的原因，找到自己漏洞时我立即求师尊善解弟子的过失，决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我平静的走进警察办公室，心想既然来了就跟他们讲讲，让他们都看看最新资料也是好事。真是“相由心生”，一名警察将我包里的资料全部倒在桌上边点数边看，面带笑容的说：“近百份构成判刑的啦。”我说：“你先看看再发表见解吧，这样对你有帮助。”大伙也都围着看，只有两名警察坐着没动，心想难得他们看到这些最新消息，不能失去机会！于是我起身从桌上拿了两份塞给他们小声说：“赶快看吧，机缘难得，明真相保平安得福报。”警察接过资料就看。我赶紧盘腿发正念，大约发了四十分钟正念。过程中虽然有人出出进进，但环境很安详，没有人干扰我。午饭时他们为我打饭倒水，我谢绝了，一直发着正念。在师尊加持下，大约五小时左右我就平安回到家中。

九、向内找闯过生死关

二零零八年五月份的一天，凌晨三点多炼功时我突然连续上厕所。当时我就加强发正念清除干扰。没想到一拖就是

韵晚会的光盘，如果有母盘的话我们就可以复制了，虽然技术同修已经教过我如何使用莲花代理软件了，但我自己还没有尝试过下载大文件呢，所以心里还是有一点怕自己掌握不好，可是，没想到同修拿回来的母盘竟然会是空白的。而且外地同修听说我们手里还没有得到神韵新年晚会都觉得很惊讶，认为我们当地不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呀。我们觉得这一定是师父在用同修的口点化我们了，希望我们能够在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这条路上不要等靠其他同修，都应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在师父和同修的正念加持下承担起了下载制作神韵新年晚会的任务了，我们严格按照明慧编辑部的通知要求将制作出精美的神韵晚会光盘样品和编辑部通知同时传递给其他的同修，尽可能的做到师父要求我们做到的在社会上广传神韵，让更多的世人能够有机会观赏到神韵精美的演出从而了解大法真相使生命得以被救度。

2、提高心性，提升技能配合正法需要

我以为能够和同修这样配合努力做好师父交给我们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事情就可以了呢，我自己都觉得能够有机会做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已经是超越自我的神迹了。可是没想到给我安排增加了新的任务，可我当时的思想还不能完全接受与理解给我的新任务与超常神迹对以后证实法，救人有什么实质意义，那是我第一次对师父要我做的事情有了一种难以逾越的畏难感觉（当时的认识就是不想再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我认为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上了，只想一心一意的做好那时已经能够完成的事情，其实，我不敢接受新任务的真正原因应该是不敢相信师父给了我更大的智慧，不敢相信师父会叫我能够承担起那么大的责任）。

那一段时间电脑系统出了些问题，我们正在着急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技术同修突然过来了，他听说我们遇到困难了就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他在做电脑系统时叫我坐在身边看着，并和我交流了一些在法理上的认识，看到他很熟练的操作电脑我都觉得很神奇，可是我却一点也看不懂。那天系统没做完同修就走了，第二天过来安装应用软件的时候他建议我学安装电脑系统，当时我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我看到他作系统使用的软件几乎都是英文的，电脑系统在安装过程中出现错误提示也都是英文的，让我学习作系统对我来说真的好象是天方夜谭一样。技术同修听了我的

回答后并没有放弃，和我在法理上交流了为什么要我学习作系统，最主要的是方便自己使用（他看到我一直在使用常人做的系统就告诉我这样使用电脑上网不安全），只有自己学会了做系统之后在技术维护这一点上才能保证资料点长期安全运作。另外如果会做系统了也可以帮助其他同修，虽然在法理上我知道同修说的没有错，但我还是觉得自己一点文化基础都没有，连英文字母都不认识，怎么可能学会做电脑系统呢。没想到技术同修却说他觉得我可以做到，叫我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再用法来衡量一下看看到底行不行。

技术同修走后我也考虑了他说的话，我知道技术同修都很辛苦，要帮助很多同修维护电脑系统确保资料点能够正常运作，使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情稳步的往前走，我也想帮助同修分担一些责任，可是客观条件就在眼前摆着的呀！和我一起合作的同修看到我畏难的心情就在法上鼓励我，提醒我不要用人眼看问题，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大法弟子面前都是不存在的，只要有救度众生的愿望师父就会帮助你的，同修的话把我给点醒了，我想到了师父的话：“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转法轮》）。

第二天我开始和技术同修学作系统了，因为我能够很清醒的认识到这是师父要我走的路，所以再遇到任何干扰阻力的时候我都能够用正念坚持到突破难关。其实每一次遇到难题都有对我心性的考验在里面，师父看我在那个问题上心性提高上来了就帮助我把难题化解开了，而我只是在面对干扰困难的时候做到了没有轻易放弃。现在的我依然不认识英文，但是不论是在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上，我都可以熟练的安装系统了，硬盘和光盘还有U盘随便哪一种方法都可以安装成功，网络设置方面也已经能够熟练运用有线宽带和3G无线网卡了。

这几年中在帮助其他同修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的同时，我自己的心性与技能都在同化大法中不断的升华着，已经记不清装过多少次电脑系统了，过程中同修一直在默默的支持配合我做着辅助的工作，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师父一直在给我智慧，同修一直都在用正念加持我，尤其是明慧网的技术同修更是给了我很多技术上的指导帮助，网上技术同修制作的图文指导教材叫我这种没有一点文化基础的人都能够

年轻人很和善，说话间没有反感，他是党员，劝他“三退”他也点头了。我就问他你想看资料还是看碟子？他说：“神韵晚会我已看过，其他都看看也好。”我连忙从包里拿了《九评共产党》的书与其它真相碟子送给他。就在他接过资料那瞬间，一名近五十岁的男子从外面走来。年轻人说：“我们是派出所的，他是我的同事，你跟他也讲讲吧。”话音刚落，那男子一个健步冲上，年轻人将资料夺过边看边冲我说：“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你们是警察，更是应该明白真相的对象。俗话说，衙门好修行，善待大法就是善待自己”。

我意识到眼前这两人是巡警，是冲师父法像来的。向内找的同时讲真相决不能放松，于是我保持祥和的心态向他讲真相，告诉他善待大法得福报。老警察拿着资料说：“今天凭你这些东西就可以判你两年劳教！”

问题的出现，我很明显看到自己敬师敬法存在的大问题。也看到了自己怕麻烦与依赖心。做事毛糙的陋习。心中十分懊悔！我嘴里不停的给对方讲真相，心里连忙对师说：

“师父呀，弟子错了，弟子有罪！请师尊恕罪！”

这时老板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急忙忙将三个划好的镜框一起搬到我手上说：“你赶紧走吧。”年轻警察也小声说：“赶快走，等下就走不了了。”我塞给老板钱，抱起镜框就往外走。老警察起身一手抓住镜框对年轻警察吼叫：“快叫车来！不准走！”年轻警察没有动。我边往外拖边连声说：“今天是你立功得福报的机会，善待大法全家得福报……。”小同修在一旁发正念。老警察放手了。就这样，在师父慈悲加持下，我抱着师尊法像带着小同修平安回到家中。

八、发正念讲真相 迫害化为乌有

一天凌晨，我用油画棒在大街上写真相标语，不幸被巡警跟过几条街。我写完正走在回家路上，一辆警车在我身边停下，只听到后面突然有几个男人的脚步声，这时我警觉了。我没有回头看而是很镇静的边走边发出强大的正念：请师父加持，不准他们犯罪。突然一名警察抓住我的肩膀恶狠狠的说：“深更半夜你写什么？”我回头一看，只见警车不远处还有两个高大的警察拿着雪亮的手铐朝我走来。警察将我往后拖叫我去看现场。我立刻查找自己的漏洞，同时发出

的新经文，他惊呆了，说：“唉呀，你真行，回来才几天就收到资料了，还有人到你家来，你看什么？能借我看看吗？”我说：“只要你真心想看可以”。他从我手中将经文拿过去一翻，马上变了脸色，说：“这是从哪里来的新经文？她（另外一个同修）也是炼法轮功的吗？”我马上意识到来者不善，我必须制止他犯罪。

于是我给他讲真相，希望他能尊重我的信仰，否则我家的门不为他敞开。看到他临走时手里还拿着我的经文不放，我就说：“经文你真心看可以带回，不看请还我”。他说：“经文不能给你，我要拿回去交差。”我正念很强的说：“请将经文留下，马上出去。”他吓的连忙将经文放下，转身往外走。

第二天上午，“六一零”、派出所来了五、六个人，进门他们就从这间房转到那间房。其中一警察钻进佛堂，将师父法像、经书拿了出来，扬言要抄家。我手指着拿师父法像的恶警，正告道“赶紧将我的东西放回原处，谁也不准胡来，你们都出去！”话音一落，他们吓的连忙将法像与经书往柜上一放，灰溜溜地下了楼。

过后，家人说：“你的胆子真大，竟敢把政法委书记与一群警察都赶出了家门。”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严与慈悲在人间的展现。

七、向内找的威力

在零八年奥运前两天，我和十岁小同修（女儿）将师尊大法像、法轮图形、《论语》去玻璃店划镜框。小同修恭恭敬敬抱着法像，我背着真相币与资料一同来到玻璃店。为了争取时间，我对老板说：“我这是装大法的，划好镜框后请用干净毛巾把玻璃擦去灰尘后再装上”。说完我一边把师尊法像往老板柜顶上放好，一边对老板说：“我先去办事半小时来取。”带着小同修去同修家送真相币了。

半小时后，我们回到店铺，还没进门，一眼就看到装好的法像，在店里朝大街摆着。我赶快进去将镜框翻过去。这时老板正在划下一个，我心想，看来最快还要半小时。于是我就跟老板讲真相，讲到“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时，进来一位近三十岁的男子，拿起凳子坐在店门口，接着我的话说：“一定要退吗？”我边回答边朝年轻人走去，挨着他坐下，想救他。

看得懂，能够一步步的跟着做下来，这些真的不是一个常人能做到的，忽然想起师父讲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

还有许多小的神迹没有一一记录下来，先写到这里了，我一定会更加精进实修，配合其他同修更好的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走好最后这一段证实法的路，跟随师父回家。

正念让劳教所大门大敞四开

——十一名大法弟子同时走出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的经历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我是二零零零年七月被绑架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的，到八月份，那里非法关押着至少二百名以上男女大法弟子，邪党给劳教所调拨了大量资金，建了一座新楼专门用于迫害大法弟子。十月份有四十多名男大法弟子被集中在大院南侧的一所旧楼里，分三个屋关押。令恶警万万没想到的是，大法弟子集中起来，更是象金刚一样坚不可摧，大法弟子人人 为别人着想，祥和、慈悲之场能溶化一切，恶警派出的一个监视人员，好象一刻都不能在大法弟子中停留，平时只在走廊里躲着。

最初，恶警想拆开我们，不让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坚决不配合，恶警不让我们炼功，并在两个寝室中间设恶警室，墙壁用玻璃代替，我们就半夜集体起来炼功，恶警见阻止不了，索性把管教室窗帘一拉，不管了。

十一月份，大法弟子贾永发（现已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劳教期满的日子，邪恶要对他加期迫害。这时又传出劳教所又要出台新的迫害方案，包括用暴力，强迫看诽谤大法的片子，又要做什么体操等等。面对这些，有的大法弟子悟到，我们不能承认邪党的安排。当时就我自己来说，个人修炼的心比重比较大，只知道这里不是我堂堂正正修炼的场所，内心深处隐隐约约有点应该出去助师正法的念头。我们几个同修约好，在贾永发到期前一天的晚上离开这黑窝。

这次行动，没有惊动所有的人，都凭自己的印象挑选着人交流，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约好的日期到了，这天吃过晚饭后，屋内异常的静，外面天黑的出奇，月亮被云彩完全遮住，好象几米之外就见不到人了。突然，全劳教所停电了，这是我被非法关入劳教所以来的第一次停电。过了一会，恶警们喊全员都下楼到外面上厕所，下楼前，我趁机去

见一个同我分在一个中队过的老年同修，他见到我显的非常激动，看来他刚刚知道了一会要发生什么事，他向我双手合十说：“保重”，然后眼睛就湿润了。我笑着还礼，转身离开。

当天恶警们非常紧张，不时的催促快点。面对恶警的气势，我的正念弱了下来，没有决心先迈出第一步。这时有两位同修喊我的名字，问我：准备好了吗？我精神一振说“我紧随”。只见他们象射出的箭一样向劳教所的大门方向奔去。

大门在关押女大法弟子的楼后面，我们所在的地点无法看到大门，只知道大门旁边有个小角门，是恶警们平时出入的通道，也是我们当时想到的闯出去的最好通道。恶警们见状惊呆了，手指着大法弟子，张着嘴说不出话。我紧随同修后面，院中有许多建筑留下的拉好的线绳，丝毫没绊着我。当我们到达门口时，劳教所的大门大敞四开，好象刚刚为我们而打开。

出大门后，我们就走散开了。我自己爬上了山，要到山顶时，我已经累的一步都爬不动了。回头看看不远处有手电朝我这方向照，当时我思想中想要放弃，但马上纠正，立即又想：“师父给弟子力量吧，难道弟子不能出去为大法做什么吗？”（现在已知道大法弟子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的）没一会儿，我的身体就有了劲了，恢复了正常，没有累的感觉了。

我走啊走，不知道哪是哪儿，走过田地，趟过小河，前面一条公路挡住了我的去路，有十几米宽，好象还是公路收费的关卡，心想，这里能不能有恶警呢？我怎么过去呢？往旁边一看，正好有一个水泥涵洞通到另一侧，正好一个人蹲着能过去。我又走了好久，一点也不害怕，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地方，稳下来，洗一洗弄脏的裤子和鞋子，这时我发现这个地方这么熟悉，这是我上大学时常来玩的地方，我知道是师父带我来的，就这样我顺利的走出了那邪恶的黑窝。

这次我们总共闯出十一名同修，所有事先决定出来的都如愿了，只落下了贾永发。其中一同修是七台河的，叫张长明（现已被迫害离世），他说他当时还不知道同修要往出闯，停电后他的头顶上方突然出现一个圆形亮圈，非常亮，不一会看到，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向北飞快跑去，当这一幕真

弟子手上。

第三天早上起床，各中队同修整体行动，没有穿囚服、也没有出工，都留在监房自由安排。顿时轰动了全监狱，狱方出动全狱所有特警、武警，电棒、手铐等械具，拖的拖、抬的抬，将大法弟子强行弄到车间。

事后，狱方认为在戒备森严的高墙内，十一名大法弟子竟能达到整体抗议而不可思议。为了查出策划这场抗议的责任人使尽了办法。最后又搞起搜监来。由于其中一名同修不慎，字条落到警察手上。恶警随即集中各中队主管查对笔迹，结果发现字迹出自于我。第二天监狱长、教育科科长、特警拿着手铐、电棒，气势汹汹的来到我所在中队办公室。管事犯得知消息跑来告诉我：“这回你可大祸临头了，监狱长、特警都在办公室，马上会喊你进去的。”

那时我们在黑窝还不知道发正念。只收到同修传进来的十六个字：“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当时我也不知道那就是正念口诀，只觉的这十六个字灭邪肯定效果好。我没有多想，集中念力连续默念了好几遍，刚念完警察叫我去办公室，我坦然走了进去。

办公室大约坐了五、六个黑衣警察，监狱长拉长脸问道：“你最近干了些什么？”我说：“在你们这里除了做奴工还是做奴工”。她将字条“啪”的摔在办公桌上瞪着眼说：“这是你写的吗？”这下我明白了，赶紧在心里又反复默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监狱长说：“看来你是想翻天了，你为什么……”我说：“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每天是要学法炼功的，不能这样没完没了的做奴工，我们不是罪犯，没有这个义务，请监狱长合理安排，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

话刚说完奇迹就出现了，监狱长、教育科、特警等人态度变了。监狱长答应说：“监狱会考虑你提出的请求，现在你回车间吧。”就这样，一场酷刑迫害在强大正念下化为乌有。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赐给弟子除恶灭邪的法宝！

六、正念正行赶走恶警

二零零三年，我刚从黑窝回到家，当地“六一零”、政法委、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人员，不断的到我家中骚扰，还专门派人所谓“帮教”，妄图继续迫害。一天，邪党政法委书记来到我家，进门看到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学师父

了解情况后，就在车间一角以检举的形式写起讲清真相。揭露迫害的材料来。真是神奇，近两百人的车间，别人都在警察、电棒、警棍监督下不分昼夜拼命干活，谁也不敢怠慢一刻。而我却在一旁写检举信，无任何人打扰。我花了一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一气呵成，并一式多份复写。怎么投出去呢？监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外封锁森严。大法弟子要想递点文字出去那简直是难上加难。

第二天我将信藏在身上，在中午收工时，我很顺利地遇上监狱长，我从容的将信递上。监狱长很客气的接过信。我没有怕。下午出工时，我继续留意是否能遇上同修所在中队那个恶警或其他警察，因为我知道要制止恶警对同修的迫害，必须尽快将信送到监狱长与当事人手上，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回到车间，我站在窗台往同修那边望去，心想：“要想尽快将信送过去，只能由我自己跑一趟。”

从常人来看，要想从这个中队，将检举那个中队的信送过去？那面临的的就是加刑与酷刑处罚。但是我知道我是谁，我必须这么做才能帮助同修。于是，我趁本中队警犯不备之时，将信放好，心里求师尊说：“师父，弟子营救同修去了，请您加持。”我堂堂正正从本中队，经过厕所、车间，再经过走廊、车间来到办公室；到办公室门口，正好有三个警察，两个坐在门口乘凉，一个在台上写东西，我大步流星走进办公室说：“队长，这封信是给你们们的，请收下。”顿时三个警察面目相对，目瞪口呆，我坦然往回走。

当经过我所在中队办公室门口时，又遇上当班警察与管事犯，她们看到我一人从外中队回来，惊呆了！一直望着我回到座位上都不敢开口说话。事后犯人告诉我：信送去的第二天，就解除了对同修的吊铐。此事两个中队都怕得要命，谁也担当不起，谁也不敢找我谈话，只好将事情隐瞒下来。

五、体验正念显神威

监狱是人间地狱，多年来大法弟子在那里遭受的痛苦难以言表。每天除做奴工十七小时甚至加通宵班外，还要强迫参加所谓的“政治学习”，气氛令同修们感到窒息。为了否定迫害，开创修炼环境，我们一致认识到：“不能消极承受，应该站出来反迫害”，决定在“十一”前通知被关押在监狱的所有大法弟子，以脱囚服罢工的方式反迫害。于是，我写了十一张字条，叫支持大法的犯人设法送到各中队大法

的出现时，他也跟着闯了出来。还有一位同修，身上长了许多脓包疥疮，下身烂得血肉模糊，平时只躺着裸露下身。他说：“我决定往出闯后，我觉的我行，当我跑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束缚的感觉，开始穿着鞋在大地里跑不得劲，我就把鞋脱了光脚在麦田里跑，听到收割后的麦茬“咔咔”直响，可我的脚一点也没坏也不痛。”

在我们正念闯出后，劳教所的集中转化洗脑班解体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虽然我们当时带着许多人心，特别是本人正念不是很足，没有想到用神的一面，但为什么成功了呢？我想是因为我们不配合邪恶，这就是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就帮助安排了那么多的巧合，显现了那么多神迹。

我个人认识有限，只想通过记录当年惊心动魄的一幕，来证实师尊的伟大和大法的殊胜。

同修别哭 有师在 有法在

文 / 河南大法弟子

我曾经是一个恃才傲物、玩世不恭又任意荒唐的人，一九九四年听朋友介绍大法而不入。一九九八年被催命的病逼的无奈而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了解我的人都说：他能修“真善忍”真是奇迹。对于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恩师在关键时给予我太多的点化与呵护，在我愚顽退步时，恩师则给予严训教化。

一、不管它，盘上腿炼功

二零零四年，为让世人了解大法真相，我在当地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被劫持迫害。在河南新郑监狱期间，大法弟子反迫害绝食抗议，遭警察野蛮灌食。我被八个恶警踩在脚下，野蛮灌食后戴上特殊的脚镣（对应四个脚踝骨尖有四个铁尖，一动就钻进骨头），被两个犯人架着跑圈。半圈后我醒过神来，不配合他们，不再跑了。

被同修架回监号时，双脚四个血窟窿，同修们都流下了眼泪。那一瞬间，我正念上来了，盘上腿炼功！有师在，有法在，我腿坏不了。不知什么时候坐在那里睡着了，醒来一看天明了，同修们都在炼功。一看自己的脚，四个血窟窿全长平了，象没有发生过任何伤害一样。

一同修过来亲切的告诉我：“大哥，昨天晚上我们都看到了，你睡着了，你那脚红的象太阳那样红。”而我自己的感

觉是脚上、腿上一直有法轮在转。我们大家都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在那里我们绝食了将近十天，水米不沾，可放出来的时候，有警察说：“看看，一个个比咱们还精神呢！”

二、“同修别哭了，我不会瞎”

二零零二年我去北京证实法，和十来个全国各地的同修一起被关押在太平桥派出所，被关在有半间房子大的铁笼子里四天四夜没有吃东西。其中有一个同修是乌鲁木齐的扳道工，矮矮的个子，厚墩墩的身材，黑黑的面庞，左眼睛被恶警打的黑紫黑紫的肿的有蒸馍大小。

我们一起被关在有半间房子大的铁笼子里，一见到他脸上的惨状，我就不由的哭出了声，我担心他眼睛会瞎。他说：“同修，你别哭了，不要紧的，有法在，有师在，我不会瞎的。”

就这样在零下十度的气温下，警察把门窗全打开冻我们，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十个人都不感觉到冷。我和新疆这位同修手拉着手。一夜过后，他的眼睛好了，黑亮黑亮的眼珠特别好看。

大法洪传，机遇难再。修炼路上，处处神迹，全是师父播撒，佛恩浩荡，今日一边擦泪，一边写下如上文字，对师父的浩荡佛恩的体悟是更深一层。

被撞的变了形的我炼功后迅速康复

文/大陆大法弟子

二零零四年的九月四日，是我很难忘记的一天。

*突如其来的严重车祸

这一天早晨三点多钟，我丈夫骑着倒骑驴（三轮车）带着我去早市买苞米，回来煮熟了卖，当我们走到马路的十字路口时，看到马路上并没有车，丈夫骑着三轮车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突然开来一辆红色出租车，车速非常快，当时就把我从三轮车里撞飞出去十多米远，三轮车被撞的扭曲变形，丈夫当时被撞的从出租车前面的挡风玻璃闯进了驾驶室里，把司机和乘客吓坏了。

丈夫从车里出来，来到我身边，当时我不省人事，丈夫说：“你是大法弟子，你不能倒下，你要起来。”我根本就没有一点儿反应，大家把我送到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不清，被警察、犯人联手迫害的死去活来。有一次，犯人为了立功减刑，将我的经文偷去交到办公室。大会批斗后，恶警将我双手反铐，投进又臭又黑、蚊虫起堆的禁闭室。在禁闭室里，我一边绝食反迫害，一边反复领悟《忍无可忍》的法理。我悟到应该拿起笔来曝光恶警犯人勾结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

第二天，我对巡警说：“我想写点东西，你能帮我打开手铐吗？”警察以为我转变了态度，马上叫犯人送来饭菜和纸笔。三天没进水米的我将一碗海带汤泡饭吃完，调整心态后，我借墙上碗大口子射进来的一丝光线，一口气写了十四页，心情舒畅极了。然后我捎信：“请监狱长来取”。迫害我的恶警得知我给监狱长写信，吓得连忙逼着我把信交给她转送。我说：“非监狱长不给！”

监狱长拿走信件后的当晚，我做了个梦。梦境中看到迫害我的恶警、犯人变得只有一尺多高，而且都得了不治之症，痛苦不堪。第二天，禁闭解除了。陷害我的恶警奉命将我接回监房时，心神不安的对我说：“你给监狱长写了些什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我没答理她，她就跟在我后面一直问，我还是不理她。最后恶警哀求道：“队长年轻缺乏工作经验，让你受苦了。请原谅我。以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不过你现在必须告诉我你写了些什么？”我说：“你已四十几岁还年轻什么？再说你是迫害大法弟子的老手，又谈何缺乏经验呢？至于说我写了什么，监狱长会找你谈的。”她气得两眼发直，两天后被调出她恋恋不舍的中队；陷害我的杀人犯也被加刑十一个月。

四、狱中除恶

在省女子监狱那时全省有十一位大法弟子被分别关押在各中队，迫害非常严重。同修之间不准有任何接触，更难了解对方情况。离我所在车间最近的一位同修在二中队，在出收工队伍中有时我们能见到，每天我俩目光总是彼此寻找对方。若看不到，就会担心对方是否遭受迫害。有几天，我觉得同修状态不对劲。她面容憔悴，行走艰难。我想方设法打听她的近况，得知她已经吊铐在车间快一周了。我决定曝光，控告恶警残暴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行为。于是，我将生活卡给犯人买吃的，请她帮我调查迫害同修的责任人与犯罪事实。

展现。

发正念讲真相 迫害化为乌有

文 / 湖南大法弟子

十四年来，我们追随师尊走到今天，无时不感到师尊的慈悲点化与呵护；无时不感到无比的欣喜与自豪；特别是回想自己修炼路上出现的神奇故事，更是令人感慨。下面按时间顺序回忆我修炼与助师正法路上的部份小故事：

一、雨淋不着

一九九九年二月的一天的下半夜三点多钟，我提着录音机与大法简介去公园晨炼。下楼时才发现下雨了，心想：“刮风下雨的，今天同修们是否会来呀？”转念又想：“炼功时雨会停的”。于是直奔公园，我将录音机与横幅藏在石凳下，自己将坐垫铺在地上照常打坐。

我很快进入入定状态，意念中感觉自己好象坐在室内，只听到外面雨越下越大，待我一个小时出定时雨也停了，同修们也陆续来了。一位同修来到我身边说：“唉呀，下这么大的雨，你的衣服怎么一点没湿？”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真的没被雨淋着。我立即明白了，是师尊呵护弟子呢！

二、高压电棒下炼静功

二零零零年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最疯狂阶段，看守所只能睡十二人的房间猛增到近三十人，环境极其恶劣。一天午休，我和其中两位同修趁机炼静功。被巡监的恶警发现，站在上面吼叫：“真的不要命了，来这里还敢炼？赶快停下，否则我打死你们！”同修为了避免伤害随即睡了。可我想不能睡，不能配合邪恶。

我很快进入入静状态，没有理会他。喊了几分钟后，恶警手持高压电棒冲进监房，举起电棒朝我头、耳朵、背、手等处“啪、啪、啪”的猛击！顿时我头发直冒浓烟、全身麻辣火烧。全监房人吓得哭了，但我在师父慈悲加持下丝毫未动，大约两分钟后，恶警吓得收起电棒转身就出了监房。

我一直坚持炼到打起床铃（大约七十分钟），而且静得很好。第二天，恶警向我道歉。大法的超常有力的震慑了恶人！

三、神笔镇邪

二零零一年我被中共邪党非法判刑入狱。当时由于法理

确诊是颅骨骨折，视网膜出血，和骨盆骨折，医生对司机及司机的家属说这个人有生命危险，如果好了也是半身不遂，不好就是植物人。司机三十多岁非常害怕，吓坏了，只是哭，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和哥哥都下岗，只有靠父母亲退休工资维持生活，好不容易攒了钱买了这辆出租车出了这么大的事，能不着急吗？愁的不行。

*醒来，回家

在这时我突然醒了，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想起来是被汽车撞了，撞的很重，一点儿也不能动，但是思想意识清楚。

大家发现我醒了，都围上来安慰我，当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在医院里躺着，我有师父管，这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就对医生说：“我不住院，我要回家。”这话刚说完，大家就都来劝我，认为我是在说胡话，司机的父亲（六十多岁）和司机的妻子都来阻止我说：“不行，必须住院。”医生说：“你现在还没脱离危险，根本就不能出院。”我说：“不行，我必须回家，就是爬我也要爬回去，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我师父没给我安排住院的路。”

医生、护士，司机及全家和围观的所有人都不理解，觉的不可思议：被车撞成这样，还要回家？医生说：“就是住院，年前都不可能出院的，你回家都不可能活。”司机的父亲对我说：“你安心住院，我一定对你负责的。”司机的妻子对我说：“阿姨，我们住三天院，就住三天，如果没有问题了，咱们就出院。”我对司机的父亲说：“老哥，我不会有危险，我有师父管，我是修‘真善忍’的，我不会讹你，跟你要一分钱的。”

他们非常感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又劝了我一会儿。我很坚定，坚持要回家。大家看到我很坚决，很清醒，医生也说她的态度很坚决，就对我儿子说你母亲回家以后要是昏迷呕吐的现象赶快送医院来。我儿子答应了。就这样把我抬上了120救护车送回了家。

*丈夫让人们看到了大法的神奇

丈夫也被撞的很重。当时他从出租车前面挡风玻璃冲进车里时，满脸、满头都是玻璃碴子，他根本没感觉，腿也不能走了，一看儿腿肚子被撞的扭到前面来了，腿肿的感觉裤腿都发紧了，当时他说：“没事儿，我师父管我，不要紧

的。”就看他的腿肚子自己就转过来了，医生揣着医疗器械来处理他脸上、头上的玻璃碴子，他用手一划拉玻璃碴子就都下来了，脸上一点儿伤也没有，有人问他，你是不是信啥？丈夫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人们一听非常惊奇，也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他在家休息了十三天，一片药没吃，就能上早市买菜了。

***回家后的艰难**

这时我神志又不清醒了，那时是上午十点多钟，我们小区的邻居都在楼下乘凉聊天，当人们看到有人把我从救护车上抬回家时都说：这人都这样了，不去医院怎么还给送回家了呢？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还气的够呛，没人理解。这时我还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好多人都来看我，就连不太熟悉的邻居都来我家看看我，没人相信我能好，也没人理解。我的同修也都来看我，帮我。我就坚信这一念：我一定能好，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我一定能好。

可司机的一家不相信，拿来二千四百元钱，对我和丈夫说：“这二千四百元钱是给你的补偿，你得写一个声明，今后出现任何问题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人家担心有后患，我叫他写了，我和丈夫给他签字按了手印，并且把二千四百元钱退回给他，告诉他，我们是炼法轮功的，一切事情都为他人着想，不能给别人找麻烦，坚决不要，他们很受感动，老哥说：“你们被撞伤，又不能卖苞米了，孩子又不能上班，还得照顾你俩，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好，就算我给你们的生活费吧。”说的很诚恳，就这样我们收下了。

人们带着不解，带着疑惑走了。我躺在床上动不能动，别说翻身，动动腿都做不到，别人不能动我，一动就疼痛难忍，全身没有好地方，胳膊、腿都不是我的，根本不听我指挥。

***二十二天我就能不用拄拐下楼了**

我在床上躺了两天，第三天我想：我不能这样躺着，我得起来，就叫孩子，把我扶起来，孩子说：“能行吗？”我说：“行，一定能行。”孩子就一点儿一点儿的把我的腿挪到床边，因为腿一动，骨盆就疼的受不了，孩子就把我扶起来坐在床边，我想我得站起来，我一定能起来，就这样我站起来了，我还炼了一套功法，第二天我炼了两套功法，第

大，我敲门敲了好久他们都听不见。我只好下来，看着那把锁说：“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在这里等到天亮，我一定要出去，要出去，求师父帮我。”我将铁栅栏往两边拉，拉开的空隙却只有半个脑袋那么大。我也不管，就把脑袋往里面伸，求师父加持，我一定要出去。我的脑袋也不小，但是又不痛又不痒的就钻进去了，接着我的身子也钻到空隙里了。我赶紧把脑袋往外伸，这时门外有个人走过，我犹豫了一下，动了人的一念，结果我被卡在铁栅栏门里了。我又赶紧求师父加持帮帮弟子，一使劲就钻出了铁栅栏门外，抬脚就走回家了。这事过去了就忘了，后来和同修交流时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大家都觉的：“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同时，使用神通的过程中一点人念都不能有啊！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二零零三年七、八月份，是“非典”时期，那时候人心惶惶，人们见到有人头疼脑热就躲避。一天傍晚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倒在公园游乐场的地上，过往的行人没有敢走近她的身边，都说她是得了非典。这时我就在附近上班，知道后，我说这有什么好怕的，走过去，将她从地上扶起。扶的时候发现她全身发硬，昏迷不醒，不能动，是那种脑血栓的症状。我当时一点疑虑都没有，一心想告诉她，我们的师父是来度人的。我就拢着她的耳朵小声说：“你要珍惜你的生命，你是来得法的，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就这样对着她耳朵这么不停的说着：你也是生命，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这时从她眼角里流出了两滴眼泪。此刻我意识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师父慈悲救度世人，一、二十分钟后，她的丈夫闻讯赶来了，要叫车送妻子去医院。妇女慢慢的苏醒过来，看着我，双手握着拳头说：“谢谢你，真谢谢你！”我对她说：“你谢谢我们师父，是我们师父救了你，法轮功救了你。”说话间，妇女起身说：“不到医院，快扶我回去。”我看着他们回家的背影，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第二天，这件事就登报了，说是一名妇女晕倒在地，被一个好心的人救了。一个月后，那个妇女还登门表示感谢，我说要谢就谢法轮功吧。

讲这几件事情，不是说我怎么样，一切都是师父的力量、法的力量。没有怕心和其它人心，大法的神奇自然就会

六月十五日，我起床后，感觉浑身酸痛，悟到这里的空气中布满了邪恶的因素，一定要出去。隔壁房间关着一个学员，整天没有动静，隔壁的隔壁有动静，邪恶之徒在威胁一个法轮功学员：“再不听话就送到楼下禁闭室里去关起来。”到了中午快吃饭的时候，包夹人员在房间里边洗衣服。我突然听到我家婆婆的嚷嚷声，一定是我婆婆来要人了，我要出去看看，我拔腿就出了房门。

出了房门才看到有个值班的人坐在走廊边看报纸，我的大脑里闪过一念：看不见。经过值班人的旁边，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当时我心说“看不见”，就平静的往楼梯口继续走，我一路想着“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就这样下到二楼。下到二楼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没有了婆婆的声音，是不是我听错了？我心想，于是打算转回三楼去，我在准备转身上楼时，突然想到还回去干什么？这不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与点化吗？我继续请师父加持，就沿着楼梯走到了一楼。

在一楼楼梯口迎面就看见一个大的值班室，值班室的墙是玻璃的，我清清楚楚看见里面有五、六个人在说笑，这五、六个人就是负责看着一楼大门的。我不惊不忙，走到值班室旁边，打开这栋大楼的楼门，走了出去。一眼看见洗脑班的院子门也开着，我快步走出了院子门。门口有个人正弯腰拿钥匙开摩托车的锁，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脑中还是不断闪现“看不见，看不见”，带着这一念，我一直走到大街上，打个电话给了儿子。儿子很快开车来将我带到了同修家，进屋一看脚上，才发现穿的是洗脑班的一双拖鞋，我把拖鞋当垃圾丢了。

现在回顾这件事情，仍历历在目。真不可思议。深感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伟大！其实，我是一九九四年得法的，修炼十多年来，由于师尊的呵护与加持，我有许多次神奇的经历。下面再说两件。

在二零零八年过年期间，一天晚上出去某医院的教授楼散发完真相资料后，来到一栋较旧的宿舍楼。我的习惯是从最高一层发到最低一层。大约十点钟的时候，我发到一楼，一看铁栅栏门已经上锁了，是用铁链子锁上的，链子头上一把大铁锁锁的紧紧的。我回到二楼问一个婆婆有没有钥匙，那个婆婆耳背，我比划给她看，她明白了，指了指楼上。我又上到三楼，三楼那户人家有灯光，但是电视的声音特别

三天炼了三套功法，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好，一个星期我就能扶着凳子一点儿一点儿的走动了，二十天我就能下楼了。邻居们看到我下楼来而且不用拄拐，非常吃惊的看着我说：“你真是神哪。”我说，不是我神，是大法神，是师父神。在我身上人们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都说法轮大法好！

一个月零四天我带着儿子去了肇事司机家去看看他的父亲，他们都不认识我了，因为当时被撞的人变了形儿，我说：“我就是这孩子的妈。”他们全家都惊奇的的看着我说：“你真的好了吗？”我说：“我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他们感到非常惊奇，也非常感动，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司机的母亲看到了大法的超常，表示也要炼功，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他们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

心想事成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善缘

我来自中国大陆，不到三十岁，做行政工作，二零零九年五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幸运的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由于得法晚，时间已不允许我“慢慢来”，我深切地感受到师父一直在推着我向前走，慈悲呵护着自己的孩子精进在神的路上。我想把我见证到的神迹写出来，和全世界同修们一起记载这一伟大特殊的历史时期！

飘起来了

得法前师父就为我净化身体，常感觉身体内象有电流在流动，修炼后这种感觉更明显，明白了这是能量流。二零一零年四月，梦见有人告诉我“票”在我身上放了几年，现在问我“要票”呢。我有点纳闷儿，也没在意。

几天后的某晚，似睡非睡中感觉一股强烈的能量流从头顶通至全身，看到师父的法身穿着黄色袈裟，打着坐，周围响起炼功音乐，随后传来带有立体感的声音“能量在全身流动”。紧接着我感觉身体开始起空，慢慢飘了起来。

当时意识已很清醒，在想：“我真的飘起来了吗？”用手去摸床，才发现身体真的飘起来了，离床有一个倒立手掌的距离……原来“要票”是“要飘”呀！我真切的感受到了《转法轮》中所讲“通大周天”的神奇状态。

心想事成

大法弟子有了救人的心，真的是心想事成。心里正惦记

给某某讲真相，不久他（她）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想上明慧，师父就帮我顺利登录明慧网站，不记得鼠标是如何点击的，却神奇的找到了大法弟子在世间共同的家；有心成立家庭资料点，师父就安排同修给我送来打印机，教我技术，帮我成熟起来。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在我心性一步步提高，正念越来越强，越来越明白自己该干什么的时候，佛法的神奇与威严就一次次显现给我，师父用洪大的慈悲将我托起，再往前送一程，师父比我们自己还要珍惜我们呀！

给大家讲一件“正念显神威”的事：一次在路上和一位很久未见的朋友擦身而过，便立马掉转车头去追她，她飞快的骑着摩托车，喊她也听不到，一转弯便不见了踪影。我一边吃力的骑车追赶，一边心里请师父加持，拐了两个弯儿，终于看见她的身影。她停在了路边，我忙过去和她打招呼，得知她摩托车突然熄火了，可油箱满满的呢。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是师父在帮弟子。对她讲真相，三退，一切都很顺利。随后车子一下便发动起来，好好的呢！它和它的主人不就是等着听真相么！看着她高高兴兴地骑车远去，我心中为这个生命的得救而欣慰，我深深体会到师父对众生是多么的慈悲与珍惜！

我给同事讲真相，他们有的没有接受，我人心上来时会气馁，可同事们的表现却“不同寻常”，有位同事说：“我梦到你和天使一起来到这里，把咱单位的冰箱里塞满了好吃的，暖乎乎的。”还有同事曾不经意间冒出一句话：“你就是咱们的指路明灯呀。”我深深明白这是师父让众生告诉我：不能放弃，要坚定正念，大法弟子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众生明白的一面在盼得救呀！想想如果角色换过来，在迷中苦苦挣扎的处境不可怕吗？我不能让师父和众生失望，我会修好自己，继续慈悲智慧的救度他们。救度更多人。

U盘的故事

考虑到安全，我的电脑上一般不存资料，总是把许多资料储存在一个大U盘里，待打印的资料临时移到小U盘里，携带方便（当时我上网和打印分开了）。一次，大U盘里存了一份不完整的真相资料，就把它复制到小U盘里进行编辑修改，费了一番功夫终于圆满完成。谁想第二天准备打印时，却发现小U盘坏了，插在电脑上一片通红，无法显示。心想这下可糟了，只能从新做啦！然而当我打开大U盘那份原始资料时，

奇迹出现了，呈现在面前的竟然是已修改好的成稿！（清晰的记得编辑修改的一切过程都是在小U盘里）真是稿子神奇大变身哪！我顺利的做好了资料。惊叹佛法超常的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急躁心，做事心，欢喜心等一些不好的心。

旋转的法轮

走在神的路上，我还经历了许多神迹。记得有天晚上醒来，一团漂亮的彩色光从天目旋转而过，紧接着，闭着眼睛的我神奇地看到了房间里的一切，清清楚楚，这样的情景曾出现过两次。我看到了《转法轮》书中闪现的金光，看到另外空间美妙无比的花！看到法轮快速旋转，周围闪着耀眼的金光，非常漂亮！

我经常感觉有法轮在头顶，手心等处旋转。当我炼功或三件事做得好时，法轮会在身上快速旋转，我真实的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加持到我体内。路上走着，眼前常会出现一串串小法轮，有时是透明的，有时是金色的。记得有两次走在路上，眼看大雨滴落下来，我就想：“大雨大雨你别下，等我到家再下哦。”结果真是这样，我刚进家门，大雨就倾盆而下！大法修炼者身上带着祥和的能量场，在这个能量场范围内的一切生命都受这个能量场的制约，他们明白只有同化大法，才能走入未来。

我们是神的使者，沐浴在师父的佛光里我无比幸福，我要尽快修去自己的图安逸心，显示心等许多执著，和全世界大法弟子一起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

使用神通 不动人念

文 / 华中大法弟子

当我跳上儿子的车子，儿子问我是怎么从洗脑班里出来的，我说我就这样大摇大摆堂堂正正的一路走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敢拦我。他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件事情发生在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五日中午。头一天，恶人把我绑架到本地一个洗脑班。我被关在三楼一间小房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当时我只有很简单的一念：要出去，要出去，这里哪是修炼人呆的地方。恶人有过来探头探脑的，有过来问这问那的，社区还有个人守在我身边。我谁也不理，整天发正念，晚上躺着也在发正念。